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六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八

設官部二十八

御史臺總載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御史臺總載一

原杜氏通典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王有命則贊為之辭寫其理之法令命來受者即授之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糺察之任秦以御史

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而去是也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御史大夫寺在大司馬門内無塾其門署用梓板不腹色題曰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成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是其徵也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顔師古曰官曹通名為寺後漢趙岐本名嘉以生於御史臺因名臺卿　又應劭漢官儀曰廷尉案責上御史臺　後漢蔡邕以侍御史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三臺

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尚書令簿以下悉送南臺後魏臨洮王舉哀兼上尚書左僕射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簿中尉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詔許之後元子思為御史中尉朔朝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尚書郎裴獻伯移注云按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避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漢書御史中丞為獨坐又按魏書崔琰傳曰既為中丞百僚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職令朝會失時則御史彈之若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常變紀請付法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以故事檢孝文帝

舊格以聞尋從子思奏

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按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改司經局為桂坊置司直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以兵部尚書李圓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開北門此說則非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御史竟往門外收採如可彈者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

元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或訴訟之事其鞫案禁繫則委之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滋其姦故又案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有風聞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然後彈之將有彈奏則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按宋書云二臺劾奏符光禄加禁止不得入殿省是其先例光禄主殿門武后時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

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受俸於本官諸略與御史同尋罷之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時議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其遷登南省者右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貴故也二臺迭相糾正而左加敬憚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為條例删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自載初以後奉敕乃巡不每年出使也睿宗即位詔二臺並察京師資位既等競為彈糾百僚被察殆不堪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隸左臺月餘右臺復請分綰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竇懷貞乃

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隸焉其左臺本御史臺也又別置右臺右臺地即今太僕寺是也本隋長秋監地武后改為司宮臺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臺右臺既廢以其地為御史臺使院開元八年移太僕寺於此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内供奉裏行者各如正員之半太宗朝始有裏行之名高宗時方置内供奉及裏行官皆非正官也開元初又置御史裏使及侍御史裏使殿中裏使監察裏使等官並無定員議與裏行同攜思恭元光謙呂太一翟章並為裏使尋省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請置推官二人常與本推御史同推覆奉敕依其臺憲故事官資輕重則杜易簡

韓琬注記詳焉杜易簡撰御史雜法四卷韓琬撰御史臺記十二卷

增文獻通考曰宋仍唐制設御史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其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其官給事中諫議則曰其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舊制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

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於是以御史專領六察元豐三年御史臺言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二班院隸史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隸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隸刑察兵部武學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銜者亦除去自國初至元豐中檢校官多帶憲銜有檢校御史大夫者至是亦罷之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

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違失右巡主之武官違失左巡主之監察御史兼監察使至是使名悉罷容齋洪氏隨筆曰嘉祐六年司馬公以脩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畧為宰相韓公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荅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温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省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

又曰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羣有司校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秘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焉非也元祐初孫覺為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紀綱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棄蔑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中

興前又有三京留司御史臺管勾臺事各一人以朝官以上充掌拜表行香糾舉違失石林葉氏曰兩京留臺皆有公宇其牓曰御史臺舊為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即為移文詰之堯佐惶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重臣不復為率用常調庶官比宮觀給使請俸差優爾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御史臺太宗會同元年置其官曰御史大夫曰御史中丞曰侍御史金御史臺置

御史大夫掌糾察朝議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御史中丞一員侍御史二員掌奏事判臺事治書侍御史二員每遇朝對立於龍墀之下專劾朝者儀矩監察御史十二員掌糾察內外非違刷磨諸司宗帳并監祭禮及出使之事典事二員登聞鼓院隸焉元初制御史臺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皇慶後定置御史大夫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承發管勾兼獄丞一員

趙天麟上

策請更定憲臺品秩策畧曰方今御史臺官內有監察院以隸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儆肅百僚風憲萬姓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而何哉是以霜簡驚車柏林石室昭其清也援以立秋象以熒惑昭其嚴也鷹擊之諭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千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為三司昭其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觸佞指邪彰善癉惡使雄奸巨猾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顫則狐狸眇害蠭蠆微毒將不治而自息矣今國家令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諸司之案牘朝會祭祀之事理斷失宜之類以至於誥載不盡應合糾察者並行糾察之其制可謂恢而不漏矣然阿合馬擅政於前桑哥弄權於後雖牛馬走亦知側耳而憎也而臺官以下察院之屬閉口吞聲見如不見宴居高坐聞若不聞此由省府之職秩懸隔而不敢抗衡故也伏望陛下厲憲臺之風采崇其品秩委任而禮貌之使專糾行臺內臺之不如法者則邪佞難蔽而

中外永清矣

至元十九年十一月敕御史臺得選用御史中丞崔彧言國政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今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白又選用臺察若由中書必有偏狥合從本臺擇選御史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廵歷從之至正三年三月詔作新風憲在内之官有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歳以八月終出廵次年四月中還司明太祖吳元年設御史臺左

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又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及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洪武十年七月詔遣監察御史廵按州縣十三年罷御史臺十五年改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為監察御史又分設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陜西湖廣山西十二道監察御史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十七年陞正二品定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僉都御史左右各一人經歷一人都事一人十二道各設

監察御史以詹徽為左都御史建文元年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二年改為御史府設御史大夫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為拾遺補闕靖難後復故其北平貴州交趾雲南改置如刑部監生二百五十人吏三百三十二人左右都御史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為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搆黨作威福亂朝政則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聞挺身自拔

則劾以憲綱督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廵復命覈其稱職不稱職聞上凡考察内外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憲亦如之凡讞罪囚鞫大獄會於外朝若京畿道凡有寃抑與雪理凡制訊囚徒會刑部大理寺凡畿省死刑讞平奏上凡敕差者各奉敕行事大抵内地專職拊循邊鎮軍務為重其有事暫設者事畢而罷即遣尚書侍郎必兼都御史經歷都事典出入文移叙差御史司務典參謁受事照磨檢校典磨勘卷宗十三道監察御史

有分道無專官一人常兼數道河南道獨掌內外官考察之事十三道各奉其職監察內外百司糾劾官邪凡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及巡視京營提學巡倉巡庫巡視光禄巡青恤軍監課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巡河巡關巡茶印馬屯田捕盜盤糧勘事征行則監軍紀功各以其事審功而糾過凡差三等點差上二人奏差上一人劄差不請上諸差巡按為要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理凡政令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凡出巡得舉劾諸司官

凡罪囚巡按審録有故出入理辯之凡獄敕下臺推按奏上常獄擬罪移評大理寺不當再訊三訊至於五六訊必允乃已凡有大政集闕廷預議焉

按明初制一循元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侍御史而已十四年始改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於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辯冤抑而御史分為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 何孟春曰高皇帝稽古定制改前代御史大夫中丞為都御史臺為察院是

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分設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中侍御諸名銜而糾劾巡按照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為憲臣之號也御史從前代重矣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仕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則凡事無不當察官吏之賢否察之得為之激揚兵民之利病察之得為之興除風俗之美惡察之得為之移易刑賞之輕重察之得為之勸沮變故之隱伏獄訟之冤抑察之得為之消弭清雪察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

御史臺總載二

增晉書曰傅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不寐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唐會要曰大中

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　又曰太中三年中丞魏謩兼判户部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雜處乞罷綜户部事從之　元微之行髙允恭制曰御史府不以一職名官蓋總察羣司典司衆政耳　唐國史補曰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則侍御監奏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殿其次用七品紫宸殿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衣緑

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　元微之行裴注制曰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以維持紀綱季代而還埋輪破柱之徒絶不復出　唐百官制曰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　韓臯傳曰臯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百僚而請未嘗詣延英便殿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剛直枉惟在外廷公共言之柰何請詣便殿避人私語　宋會要曰皇祐三年仁宗宣諭宰臣曰諫官御

史必用忠厚純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革浮薄之習自是詔舉御史必載帝語降敕。言行録曰傅堯俞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十餘章多觸忌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　又曰王素字仲儀既陞臺憲風力愈勁常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素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因歎曰真御史也議者目為獨擊鶻　又曰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凡臺諫官入言輒以進呈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

為之沮赧每白御史言某事又訖了也　又曰英宗新即位任事者益專凡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盡逐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　續文獻通考曰元立憲臺時阿合馬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内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事無大於此者阿合馬語塞乃止　又曰至元十六年詔議省臺事宜董文用曰御史臺譬如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

虎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復望矣先是阿合馬奏自今御史臺非白於省毋得擅召倉庫吏故有是議　元史列傳曰秦起宗仁宗朝拜中臺御史劾中丞華善受人婦人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跪辯久之敕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華善無以正國法華善服辜帝曰為御史當如是矣

明通紀曰洪武十三年命李善長理御史臺事法行人守廷中一時稱平　名臣記曰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

生為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

又曰姑蘇陳祚宣德時起為御史疏請帝讀大學衍義帝怒曰蠻㖨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人下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采云

續文獻通考曰明宣德中都御史邵玘嘗奉命考察御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人服其公明與顧佐齊聲價

都御史陳瑛劉觀誅後人效尤成風贓穢狼籍至玘憲臺為之一清　吾學編曰林鶚太平人景泰進士初為御史時言官得志輒妄言捃摭中傷人葢交結横甚鶚獨持大體略細故　又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進士為御史成化初疏救羅倫論大學士李賢奪情非禮綱常偉議倫不宜謫劾學士倪謙錢溥干進又劾尚書馬昂諸大臣不職廵江西貪殘吏望風引去　又曰王獻芝嘉靖中為御史王寅曰獻芝秉驄京國風采凜然

折節憐才心如不及

御史臺總載三

增八印　五院　唐臺儀曰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倉印監庫印監察印出使印南部印新書曰自唐初來歷五院者惟二人李朝隱張延賞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也

豸冠

鷺車　唐會要曰肅宗乾道二年制御史臺欲彈事不須進狀仍服豸冠　唐臺儀曰舊制御史以鷺羽飾車以白鷺見泉中魚象御史察隱微之罪

鐵肝　霜氣　東坡贈錢顗詩曰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卷地不知寒　又詩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

掌刑法　正班序　唐百官志曰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三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　又曰御史臺御史大夫一人朝會

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 號七貴 謂三司上詳總載二
監察御史專舉不如法者
六典曰高宗武后之際當時大獄以 白簡威 青冥
尚書御史臺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
節東坡詩曰白簡威猶凜青 霜威埽地 風憲收聲
山興已濃下見後詩
內榮獨坐 外總百僚孫樵記室新書 出綸西掖 秉憲
南床 擢從烏府 置在赤墀 露劾滋多 霜威增
重 風霜凌厲 山岳動摇 犀角豐盈 豸冠嶻嵲
柏寺圖書之府 蘭臺章奏之庭 踰鮑宣之載入
類胡廣之三登 總憲度於朝端 植風聲於天下

戴黒豸以揚威　鳴綷騶而執憲　薛宣之明習文法　周處之震肅權豪並晏公類要　宣正殿之衣冠肅重抨彈之寄　觀象門之步武益尊糾察之權　鳳千仞而覽德適逢可言之秋　豸一角而觸邪特立正色之地俱翰苑新書

御史臺總載四

增朝長唐植傳曰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為朝長　象以熒惑詳御史大夫　官皆顯秩合璧事類曰御史府自中執憲暨察視之官皆顯秩也　糾慝繩違奏彈王源

制曰御史之職糾憲是司舉直錯枉不避親讐糾慝繩違務從公正如聞僭過不即彈射將何以寄之鷹隼用屏豺狼

職司天憲 五代會要曰御史臺事總朝綱職司天憲

出入天禁 李嶠疏曰御史得出入天禁

南臺一御史 南臺新書曰貞元中仕進道塞奏請難行南臺惟一御史

準繩之司 白集行薛存誠制曰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內外

指佞觸邪 唐太和敕曰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

朝廷綱紀 魏謩傳曰御史臺朝廷綱紀綱紀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治

人君耳目 蕭至忠傳曰御史人君耳目

授以立秋 杜牧之集曰制漢家授署御史多以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

皆為要劇 宋會要興國九年詔曰御史府憲命所係凡在官僚皆為要劇

擊彊 山谷詩曰擊彊如摧枯食藥不知苦

降威 又曰御史霜降威行私不容眾

敢言稱職 明名臣記曰楊瑄天順初為御史印馬畿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瑄劾二人怙寵擅權帝喜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

高明能御史 又曰高明貴溪人天順四年為御史同官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帝怒詰疏出誰明任實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帝怒亦解頷喜明曰高明能御史

長齋御史 吾學編曰朱裳少勵清節貧困裕如也躬自炊沒為御史寒約如故人稱為長齋御史

御史臺總載五

增記宋曾肇重脩御史臺記曰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借

而綱紀是張宮室勿營池籞尚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耳目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著在文字刻之金石垂休無窮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

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無餧於中哉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陳賈御史臺廳壁記曰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官邪元豐紹聖著於甲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職其間悉由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是耳目所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

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
元豐手詔於臺院蓋欲遵用忠純體國之人以成篤厚
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月龍蛇飛動琬琰光輝聖意相
傳家法不改實我宋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於此者宜
有考焉　又御史臺石柱題名記曰噫世移烏紀俗變
鶉居萬法懸而有為五刑設而並用御史之職誰能廢
焉所以防僭濫而窒奸邪也洎乎晉改天邑梁為帝都
霜臺凜然不易舊制我國家法有一定政無多門羣官

兢脩百吏端肅中執憲劉公時憚直氣朝推正人軌物用長作事圖遠自建隆之后或假秩外任或執法在廷悉刋堅珉永示來葉

增賦唐張良器烏臺賦曰士有利於鴻漸者觀乎憲臺降太液瀰蓬萊風威四警霜氣傍摧地疏曹而獨秀居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凌晨而豸出樹夕陽而烏來嚴城岑寂靈臺巉嶂直狀臨而逾明偽迹投而遠劾故座有彝法門無濫板理從擾而庭幽事雖繁

而人簡及夫貪吏無厭豪宗不戒酷奮黠俗洪威桎械
是司也故以矜遠聲哇長喟奉絲綸以遐察騰錦車而
遥届則跋扈顔沮强梁志憊望驄馬而跼蹐仰繡衣而
下拜是知上能賛聖下足安凡顧眄而朝班已肅摧彈
而邦度增嚴庶究厥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從漢起
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忠雅標懿柏陳以剛直著
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紀虞詡之人方側
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玉秀珠明鷹瞵鶚視既幹時而

助化亦圖國而遠恥莫不才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理唐纘玉葉藎臣惟哲法省贏劉臺兼員薛昂凉階宇奮迅霜雪耿獨坐而情雄邈羣司而位絶豈徒以聳動僚寀逡巡朝列儻吾道之將行庶從兹而振節

增箴明宣宗都察院箴曰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糾違繩愆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直與明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敷達民隱舉察官邪必究大體毋尅毋頗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

賄遷毋以勢懾敦仁之存篤義之行冰霜之清松柏之貞凡爾憲臣敬慎以勗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媕婀緘默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脩諸已庶懋爾績庶輔予理

增疏唐李嶠疏曰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脩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温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

而效死矣

御史大夫一

原杜氏通典曰御史大夫秦官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漢因之位次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漢舊儀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右前後將軍贊五官中郎將印綬拜御史大夫二千石贊左右郎將印綬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成帝欲脩辟雍通三公官故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金印紫綬秩比丞相御史大夫月俸四萬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

帥帝從之遂復為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事詳宰相篇）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趙綰為御史大夫請無奏太皇太后事即竇太后也好黃老言患其不用儒故奪其政）凡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言無所復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見史記又鄭弘為御史大夫守數年不得匡衡居之未滿歲而丞相死即代之）後漢初廢御史大夫（更始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建元元年光武東巡泰山以張純視御史大夫從封禪禮畢罷）至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以郗慮居焉（華歆亦為之）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

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左右焉晉書曰魏以司空何曾為晉國丞相以王沈為御史大夫是也吳孫休以丁密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晉初省之此皆為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今御史大夫即漢以來御史中丞是也後代或置大夫皆中丞之互名非漢舊大夫之任唯劉聰借號置御史大夫亞於三公頗似漢制也初學記曰案御史秦官大夫率領也應劭曰周官宗伯之屬有御史掌贊書注曰御侍也進也戰國以為糾察之官兼典史官秦趙會澠池各領御史監察御史置大夫以領之漢因之成帝改曰大司空漢書曰何武建言依古置三公官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改丞相為大司徒與大司馬為三公也獻帝時魏武為魏王復置大夫魏文黃初初復省置之歷晉

宋之後咸因之並以中丞為臺主（已上並見漢官及齊職儀）至隋氏復置大夫（五代史百官志曰隋室諱中置大夫省中丞）唐朝因之龍朔二年改大夫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　增文獻通考曰唐制大夫一人正三品其屬有三院（見御史臺總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韋思謙為御史大夫性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荅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柰何屈而狎之　御史大夫李承嘉常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諮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許則彈大夫者不知白誰也

宋不除大夫以中丞為臺長自宋初置元豐中檢校官多帶憲銜有檢校御史大夫者官制行並除去元豐更官制神宗欲以司馬光為之宰相蔡確王珪以為不可遂止卒不除人

續文獻通考曰遼金御史臺並有大夫詳總載金海陵天德三年謂御史大夫趙賢德曰汝等多狥私情未聞彈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當舉劾無憚權貴

元御史臺皇慶後定置御史大夫二員元年正月敕振舉臺綱常諭御史大夫塔思不花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

明初設左右御史大夫以湯和鄧愈為之洪武十三年罷詳總載

御史大夫二

增漢書曰倪寛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規諫官屬易之　冊府元龜曰漢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經明行脩宜於本朝任職為博士論石渠　又曰張忠為御史大夫署潁川孫寳為主簿上書薦寳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諫大夫　又曰孔光為御史大夫舉東平王太傅師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禄大夫　又曰貢禹

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又曰隋張衡為御史大夫煬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節損帝意甚不平後常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　又曰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當塗用事法令明肅為人所稱　孔帖曰劉仁軌常為御史表異式所劾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

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旣執政薦爲司元大夫　又曰韓思復遷御史大夫性恬淡不喜爲繩察
又曰蘇珦進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
糜用億計珦上疏切諫見納　唐書曰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旣收京師
玄宗還京峴兄峘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
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士庶皆賦美
之　又曰崔縱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李懷光剛

愎反覆宜陰備之及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懐光必不來矣帝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　冊府元龜曰顔真卿肅宗在靈武時為御史大夫洎鑾輿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撰祝文稱嗣皇帝真卿為禮儀使謂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為名儒達識　又曰韋陟至德中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尚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

誕帝令崔光遠與陟及顏真卿同訊之陟入言甫所陳讜言論房琯被黜不失諫臣大體帝由此益疏之　孔帖曰崔渙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盤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元載奸邪帝默然　又曰李栖筠元載當國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授朝廷莫知也　又曰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顕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

為法　又曰李絳遷御史大夫穆宗數遊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　又曰薛苹加御史大夫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殼薄所衣緑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　又曰李景讓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即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等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會宣宗擇相盡書當選者之名寘器中默禱憲宗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與世謂除大夫百日不得為相而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不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

使句致仕　五代後唐史曰天成元年六月以李琪為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　元史列傳曰姜衛至元十四年召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奏曰陛下以臣為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使為耳目倘非其人是人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　又曰新濟至治中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内外方以觀望為政星吉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敎厲而遣之湖東三寶珠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擊貪猾

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敢為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　又曰太平字允中姓賀氏名惟一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詔特賜姓蒙古而改其名　又曰額琳沁巴勒性剛正動有禮法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之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　吾學編曰軒輗天順初召為左都御史嚴毅遇人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

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輗來輒避去不樂與輗處　又曰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弘治元年入臺為左都御史是春帝籍田雜劇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二御史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

御史大夫三

原憲臺　法冠　謝靈運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自漢罷

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中丞是也 下詳侍御史

火精 **霜簡** 黃石公陰謀秘

法曰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崔篆御史箴曰簡上霜凝筆端風起漢書孫寶謂侯文曰今鷹隼始擊以成嚴霜之威

副相 **次卿** 並詳通典

青綬 **蒼佩** 漢書曰御史大夫位次上卿銀印青綬佩水蒼玉

賜金 **弄印** 又曰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歸上賜黃金六十斤安車駟馬 下詳後注

亞相 **憲臺** **柏臺** **烏府** 白帖

增南臺 **北門** 揮塵錄曰唐高宗改三省為三臺故呼御史臺為南臺趙璘之因話錄武后朝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左臺右臺宋朝李建中為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臺目之 下詳總載

一威門 **高位** 肆考曰唐李叔明初與弟仲通俱尹京兆及兼御史中丞並節制劔南又

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為威門　又曰唐韋挺拜御史大夫太宗謂曰卿此拜獨朕意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挺謝曰臣駑劣不足以辱高位且臣非勲舊而超處藩邸故僚之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上不許

明法律　理冤滯　上詳前注　肆考曰唐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慧範恃太平公主權勢奪民邸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振綱紀　折豪強　明吾學編曰高明天順四年帝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明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　又曰吳廷舉字獻臣嘉靖初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強植負弱禁私驛止妄工南折肅然

原侍御之率　刀筆之吏　上詳通典　漢帝集曰武帝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無以易尭　莫敢難錯

漢書曰齊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也君其必異之是代君位昌笑曰刀筆之吏安能至是及昌相趙高祖以御史大夫印弄之誰可以為者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之　又曰晁錯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有罪過則削其地收其版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錯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諸侯皆疾錯也

奏去副封　涕對具獄

漢雜記曰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一副封有不善屏去不奏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擁蔽　漢書曰張歐為御史大夫上具獄事可者卻之不可者不得已而為之涕泣而謝之其愛人若此年老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

請造白金　願罷滄海

又曰張湯為御史大夫丞上請造白金與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　又曰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置朔方之郡弘諫以為罷蔽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滄海專奉朔方上許之

飾詐釣名 舞文輔法

又曰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九卿以下無差誠如黯言 又曰張湯為御史大夫舞文巧詆以輔法

張歐請免 上詳前注 **卜式貶秩** 漢書曰卜式為御史大夫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筭可罷上由是不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倪寬代之

增廉潔節儉 經術文雅

肆考曰漢元帝詔剛強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馮野王是也心辯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以譚為御史大夫 又曰漢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上言少府薛宣達於從政舉錯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命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拜宣為御史

大夫

請立明堂 諫御樓船

又曰漢武帝雅嚮儒術竇嬰田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　漢書曰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極諫上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

宰相避路 貴戚泥樓

唐臺儀曰唐制御史大夫與御史中丞午後三刻出迴避宰相如午前出宰相迴避大夫中丞　本傳曰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內臣貴戚有看階樓閣皆泥之畏其彈劾也

隱甫稱職 杜淹侵官

肆考曰唐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中自監察御史以下皆得專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之多貶黜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　又曰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對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案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默然

冠鴛鷺之序 奮鷹隼之威

白帖 諸侯皆疾鼂錯羣臣多附安國 注上詳莫敢難錯 漢書曰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強不如和親羣臣多附安國議上許之

御史大夫四

原 張蒼明習計籍 漢書張蒼傳曰蒼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直言 漢書曰周昌為御史大夫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下之昌常從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然猶憚昌

增 博士退服 事文類聚曰漢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倪寛為弟子反御史大夫缺徵褚大

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寛為大夫褚大笑及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原張湯奏事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而已

張歐長者處官漢書張歐傳曰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劃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師古注曰劃與專同又音之兖反

延年治甚有名漢書杜延年字幼公御史大夫周之子也明法律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不法又曰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小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二千

少翁數言得失貢禹字少翁事詳大夫二

位次丞相

漢書朱博傳曰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

長卿直言諫爭 漢書曰薛廣德字長卿遷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醖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

宰相之副九卿之右 漢書朱雲傳曰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大夫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

霜臺　烏臺　職司邦憲　糾轄朝綱　恪居司憲　慎守國章 白帖

增弗以私害公 山堂肆考曰唐敬括拜御史大夫隱然持重弗以私害公

劾奏易之 又曰唐魏元忠為御史大夫嘗劾奏張易之等罪易之訴於太后反誣元忠

嘗糞驗疾 事文類聚曰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省之郭霸獨居後請

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怵霸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

不引大體 山堂肆考曰唐李朝隱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御史大夫缺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

劾降崔澣 又曰唐顔真卿為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而真卿執法如平日侍郎崔澣諫議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往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馬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荅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躄卿姑容之百官肅然

經術可尚 又曰初唐李宗閔惡鄭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讀文宗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制出除覃御史大夫

不急細事 又曰唐崔縱為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訟成

付僚屬而已

備員執法

明吾學編曰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洪武進士建文初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務持風紀

名臣記曰戴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進士弘治中改左都御史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帝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

御史大夫五

原制唐中宗授楊再思檢校左臺大夫制曰避車要秩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齒廊廟宏材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

立居暗室以無欺投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露沙作相掩虞日之五臣森乎抱松柏之心凜乎貫冰霜之氣佇因獻替兼肅權豪宜分務於鸞鳥俾效能於烏署　又授蕤琱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珮崇班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次卿之通任前岐州蕤琱詞吞楚澤量湛黄陂旣光大厦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超露冕朱帷霧撤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　增蘇頲授尹思

貞御史大夫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非邦直孰司
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
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袵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
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内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
必能條理前獘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
志　又授宋璟御史大夫制曰三台副職百僚之師紀
綱是任莅事惟能國子祭酒宋璟含純粹之德秉清剛
之氣吉人之寡敷言有訓君子之慎擇行無違正色而

自具陽秋立誠而不僣風雨必能静專動直獻忠納規常聞沃心之任靡憚犯顔之情使其坐以鎮俗毅然當朝則不能者退不仁者逺王臣蹇蹇懦夫有立俾光天憲式副人瞻

增記唐李華御史大夫廳壁記曰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髙

尚之賢内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所宜也

御史中丞一

原杜氏通典曰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

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漢高帝詔徵賢良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晉灼曰所謂中執法乃中丞也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漢中丞有石室以藏祕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舉非法也及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率即今之御史大夫任也自此以後並如今御史大夫也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其任也周禮小宰注曰若今御史中丞初御史大夫更官大司空置長

史而中丞官職如故武帝時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墨綬漢中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遷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出為二千石。哀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為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獨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下並官屬少府以下謂侍御侍書等魏初改中丞為宮正舉鮑勛為之百僚嚴憚陳羣及司馬宣王舉勛為之後復為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

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劉暾字長叔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真晉元帝即尊號省司直置中丞皇太子以下悉聽糾劾之中丞專糾行馬内司隸專糾行馬外雖制如是然亦更奏衆官實無其限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宫垣白壁漢志執金吾每月一日繞行宫城疑是省金吾此事併中丞也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職官録兼曰青綬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相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内外衆官皆受停駐孝文帝元嘉十三年有司

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舊制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詔信喚衆官應詔者得行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皇太子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並各分道又尋六門則為行馬之内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内之從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否其六門内既非郡縣部界即不合依門外也齊中丞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齊沈沖與兄淵淡三人並歷中丞

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宫門行馬内違法者皆

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韝（音溝）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緗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梁江淹字文通為中丞齊明帝曰今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朏等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梁益二州刺史贓賄付廷尉理罪臨海永嘉二太守及諸郡二千石大縣長官等多被劾理內外肅然明帝曰君可謂近世獨出　又何敬容為宰相妾弟盜米執送領軍敬容以書解之領軍將軍河東王譽封其書

以奏武帝怒付南司推劾中丞張綰上合棄市詔特免職舊例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向元日大會張綰為中丞兄續為僕射及百官就列兄弟並道騶分趨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喤音橫

陳因梁制 陳徐陵為中丞奏彈司空安成王頊導從南臺官屬列奏案而入陳主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時安成王在殿上侍立陵命殿中侍御史引下遂劾免之

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 王球甚矜曹地遇從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謂曰汝為此官不復成膏粱矣 齊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為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後魏為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遜避其餘百僚

下馬弛車止路傍有違緩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元至為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御史中尉辟秉華羽蓋駐論道叙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至曰臣神州赤縣主普天之下誰非編民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自東魏徙鄴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琅邪王儼兼為御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興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總領四職武成觀之遺中使馳馬趨伏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觀者傾京邑北齊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中丞常

妒壽陽公主行犯清路以赤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主泣訴於帝帝不責謂道穆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辯國之五禁亦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唐因隋亦曰大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武后改置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各一人太極初復舊掌肅清風俗彈糾內外總判臺事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韋思謙除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言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秩何姑息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

教申明隅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為大夫又生受拜其後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為官政畧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咨決稍有忤意列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羣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為大夫甚副朕意

初學記曰百官志御史中丞秦官也掌貳大夫漢因之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休有光烈至成哀間改大夫為大司空而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出外為臺主光武復曰中丞獻帝權置大夫而中丞不省魏初罷大夫改中丞名宮正復為臺主尋又改曰中丞晉宋之後並因之已上並見漢官及齊職儀

後魏書官

氏志云後魏改中丞為中尉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又改為中丞隋室諱中省中丞增持書御史之品以代之唐初因之貞觀末省持書侍御史又置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初復舊 增文獻通考曰唐中丞二人正四品貳大夫掌糾正百官罪惡宋承唐制無大夫以中丞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除右

諫議大夫權熙寧初言者以為躐等乃詔以本官職兼權熙寧五年以知雜侍御史鄧綰為中丞初除諫議大夫王安石言礙近制除侍制式可乃以綰為龍圖閣侍制權御史中丞中丞不遷諫議大夫自綰始九年鄧淵甫自正言知制誥為中丞以宰相屬官不可長憲府於是復遷右諫議大夫權元豐五年以承議郎徐禧為知制誥權中丞禧言中丞糾彈之官赴舍人院行詞疑若未安會官制行罷知制誥職乃以本官試中丞

中丞職任雄峻南渡初除官最多隆興後被擢者少淳熙十年黄洽復為之又三年再命蔣繼周時施師點在政府有咄咄逼人之疑嘉定六年除章良能初王賓以中丞兼侍講紹興十三年万

侯卨又以中丞兼侍讀由是言路始兼經筵宋初臺諫例不兼講讀蓋以宰執間侍經筵避嫌也神宗命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中興後兼者三人皆出上意紹興時万俟卨羅織以中丞諫議兼蓋以秦檜之弟若孫相繼為說書便於傳導檜死遂罷兼慶元後臺丞諫長暨副端正言司諫以上無不預經筵者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取索諸房文字點檢監察御史輪詣尚書六曹凡奉行稽違付受差失咸得糾彈渡江後稍闕不舉紹興三年因御史臺主簿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　續文獻通考曰遼金俱有御史中丞詳總載　元御史臺外置行

御史臺有御史中丞至元二十六年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宜舉用賢才乃舉胡祇遹王惲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明初設御史臺有御史中丞以劉基章溢為之十三年罷詳具總載

御史中丞二

增謝承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法奉憲多所糾正為百僚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自陳蕃雖尊為宰相論議褒貶每往質疑皆服其清識高亮晉書曰熊逺為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

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入直逢協于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回協令人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冊府元龜曰晉范泰為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　南史曰鄭鮮之字道子性剛直宋武起義兵遷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　宋書曰荀伯子遷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　又曰蕭

惠開拜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冊府元龜曰宋孔顗代庾徽之為御史中丞先是徽之在職性豪麗服玩甚華顗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　梁書曰樂藹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又曰王僧孺兼御史中丞

僵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攜僵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井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不自勝　潛確類書曰梁任昉為中丞後進宗之到溉劉孝綽車軌日至號蘭臺聚　後魏書曰李彪遷御史中丞為高祖所寵性剛直多所彈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為李生又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又曰崔暹為御史中尉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不與及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遊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

龍駕北省今居禮閣控制南司遂不與　唐書曰張易之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太后不悅内史姚璹恐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天顔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乃收易之等就獄尋詔原之命詣璟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又曰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僚案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

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其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又曰盧奕懷慎之少子也與兄奐齊名天寶十一年為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為此官父子三人為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李華崔沔集序曰崔沔為中丞數發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陜東之人仆而復起中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盛行　又曰沔升御史中丞節髙天下　孔帖曰呂諲拜

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汚賊者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傅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　唐書曰齊映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常執轡會馬驚跳奔益甚上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問其故對曰馬奔蹥不過傷臣而捨之或犯清塵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歎無已　冊府元龜曰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度作相又奏從自代為御史中丞

孔帖曰温造進中丞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　又曰崔從爲中丞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脩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爲功至不治道輴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　又曰歸融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取羡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周仁違詔書狥私希恩恐海内效之　唐書曰狄兼謨遷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紀綱紀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正畏忌顧望則職事廢矣卿梁公後當

嗣家聲兼謨頓首謝　又曰文宗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　文宗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謗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絶問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　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常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　冊府元龜曰李翊為御史中丞帝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翊在臺雖無甚過以為

人踈易不稱此官此官乃天下綱紀有司準繩苟用人非當則紊亂典章帝曰李珝官業應不堪然為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曰臣所奏縁與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即長厚但憲司彈奏事亦至難官要得其宜者　唐書曰薛存誠為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召工徒太廣存誠以為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尉袁儋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禮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赦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由是遷拜御史中丞　又

曰孔緯為御史中丞緯志氣方雅嫉惡如讐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　孔帖曰盧坦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為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之

又曰後蜀范仁恕拜中丞以為郡王冊使仁恕謂中丞居風憲之地不宜持節藩邸時人韙之　宋實録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為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修為翰林學士論者以為三得人也仁

宗以昪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昪曰臣樸學愚忠仰托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禄養交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為之感動

言行録曰王舉正皇祐中為中丞會張堯佐一日領四使留百官班廷議不可又狄青為樞密使力爭不能奪因請改言職上稱其得風憲之體遂除觀文殿學士

東軒筆録曰御史臺有閤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之梃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梃不賢則直其梃范諷為

中丞一日視其梃直問曰爾梃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敎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煩若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其心鄙之不自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梃復横矣　長編曰仁宗以夏竦爲樞密使臺諫交奏上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引上裾前後合十八疏乃罷　言行録曰唐介字子方召爲御史中丞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

左右言也　又曰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讒以揺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以劄子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參用邪正之説衰矣

又曰傅獻簡除御史中丞哲宗登極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當竭其力以死繼之　東都事略曰胡宗

愈元祐中為中丞進六事曰端本正治知難加意守法畏天且言陛下從吉之初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成矣

糸年録曰宰相呂頣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騈儷不就遷吏書復辭章十數上頣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　元史列傳曰程思廉為雲南行御史臺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懐遠人且明示禍福使毋自外聞者慴服　又曰葉李被召至京師世祖見

於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賜坐賜宴更命五日一入議尋拜御史中丞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此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應一一拘牽遂成文具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制曰可　又曰張珪武宗時中丞久闕方議擇人仁宗時在東宫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即日召拜中丞武宗崩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

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奚珪言當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入奏帝悟移仗大明　又曰郝天挺皇慶中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綱紀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

又曰伊埒布哈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陛辭之日帝御嘉德殿慰勞之且賜以上尊金幣皇太子書成德誠明

四大字賜之　又曰多爾濟巴勒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伯勒齊爾布哈章甫上黜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多爾濟巴勒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章劾奏并留大夫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其毋辭對曰憲綱隳矣臣安得獨留帝為之出涕　明名臣記曰章溢字三益龍泉人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　又曰顧佐

太康人宣德三年都御史劉觀被斥帝問楊士竒楊榮廷臣孰可掌憲者士竒言通政使顧佐歷内外臺有風采榮亦言佐尹京威廉帝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　又曰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景泰四年改右副都御史會有旨市羊角為上供燈九疇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帝遂止

御史中丞三

原專席　分路　讀漢書曰傅宣字巨公拜御史中丞與司隷校尉尚書會同並專席而坐　魏

氏春秋曰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令主多逐捕不欲稽留

石室　蘭臺 並詳通典

絳騶　白簡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延之書曰絳騶清路白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虧耶

增

盡忠　秉義 新書晉武帝詔曰馬純有盡忠之心以為中丞　又晉明帝詔曰史光有居正秉義之心可為中丞

豹直　鷹揚 潛確類書曰御史初入臺陪直比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衆官皆出彼獨潛謂之豹直　下詳中丞二

臺率　鬼參 上詳通典　海錄碎事曰御史上事日吏人參謁亦無通贊怨於堦下齊拜默而退謂之鬼參

原肅內外　分黑白 傳宣列傳曰宣為御史中丞明法直繩內外震肅甚有威風　漢書曰薛宣字貢君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

無迴

避不吐茹 續漢書曰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舉劾紫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王隱晉書曰熊遠字孝文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不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增明憲法 練朝儀 南史曰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駕北省 下詳青箱御史注

望南宮 上詳中丞二 山堂肆考曰唐尚書省東西隅有小橋相承曰㪺項橋言侍御中丞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㪺項望南宮也

原周處正繩 陳謙奉法 王隱晉書曰周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摧豪震肅 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糾正為百僚所敬也

耳目之官 管轄之任 提

舉邦憲　糾轄周行白帖　鍾雅阿撓　減宣酷暴晉中興書曰王導稱疾不朝而出送郗鑒入臺奏導專任無敬御史中丞鍾雅阿撓不糾並宜彈肅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　史記曰減宣為御史中丞稱為敢決治政酷暴

增烏衣郎官　青箱御史上詳通典　南史曰王準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其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仰自彪之至準之四世此職焉

曰真宰相　可謂王臣唐本傳曰武元衡遷中丞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曰真宰相持平無私綱條悉舉　下詳前注

薦未相識　事必先白東軒筆錄曰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荅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聞於

天下　歸田錄曰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出自朕選　不辱吾筆　上詳中丞二事文類聚曰程琳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曰是不辱吾筆矣

氣貌孤峻　風望整嚴　唐書曰崔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為中丞薦從自代又曰高元裕開成中遷中丞風望整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

畏其筆端　為之紙貴　南史曰宋劉瑀為御史中丞恃性使氣在朝之士莫不畏其筆端　徐騎省為志曰劉宋江文蔚為中丞自王義之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權右振悚朝野喧騰謄寫彈文為之紙貴

法始自貴　恩不假人　言行錄曰宋韓絳權御史中丞孫沔呂溱等守藩犯法從官聯章請貰其罪絳

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事畧曰杜衍為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曰是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

督察萬里 呵止半坊 詳後司馬子端遷御史表 唐書舒元褒上疏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兩街謂之籠街喝道其崇高自大亦甚矣

六事留神 三官得告 上詳中丞二 宋會要曰禁中惟有三官得告宰相告於中書翰林學士告於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

取扇以賜 呼官不名 言行錄曰張詠為御史中丞時真宗令進所著述且稱文善取常執綃金龍扇以賜之曰美今日獻文事 胡澹菴集曰辛次膺除御史中丞力辭詔令後行事陪位立班從駕非泛朝謁並與告次膺糾彈不為苛察聞者知懼章疏一出天下聳之上方厲精政事眷遇隆厚呼其官而不名

抨彈之勇 嚴猛之稱

杜牧中丞崔璪制曰抨彈之勇正當時病　天中記曰御史中尉酈道元字善長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劉瑀使氣　張緬圖形 上詳畏其筆端注 南史曰梁張緬爲中丞號爲勁直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驅迫墜溝　傳呼過闕 上詳中丞二 山堂肆考曰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太祖方與黄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呼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半年始授　三月即眞 又曰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有請除中丞者太祖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

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綱目曰唐舒元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辯剖斷詳悉明審不三月即真

平雪讐嫌　不避權貴　明名臣記曰林聰陞右副都御史天順五年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寃濫冒功者至剳乞兒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聰時署院事力請禁戢平雪讐嫌　又曰王雲鳳和順人成化進士正德十年起家副都御史上疏乞休雲鳳立朝正色不避權貴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多齟齬

彈奏無所屈撓　秉直不憚强禦　晉中興書濟陽錄曰江繪為御史中丞既到職彈奏無所屈撓時元顯專政多行驕橫繪密啓之　晉書曰李憙字季和遷御史中丞當官秉直不憚強禦

減宣微文深詆　杜周外寛内深　上詳中丞二　史記曰杜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寛内深次骨

漢推明

習選在薛宣　晉擇重威任先庾峻 白帖

御史中丞四

原掌蘭臺 漢官典職曰中丞掌蘭臺　總蘭臺 漢官解詁曰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總之此官得舉非法其權次尚書　避車住揖 漢書典職曰御史中丞遇尚書郎避車執板住揖車過乃去　糾察百僚 漢書儀曰御史中丞內掌蘭臺外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僚　太微四星 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為端星左右星為掖門又太微南四星為執法星　在殿內察非法 續漢書百官志曰御史中丞在殿內掌察舉非法　監國得失 王充論衡曰蘭臺之官監國得失掌蘭臺　課第刺史 漢書曰陳咸為

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

居殿中舉不法韋昭辯釋名曰中丞自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别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

百僚震悚東觀漢記曰樊准為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僚震悚　又謝承後漢書曰傳賢拜御史中丞執憲公平百僚敬服

一月而遷會稽典録曰戚吉拜司徒一月而遷中丞也

羣僚憚之東觀漢記曰何熙字曰温為御史中丞羣僚憚之

太子得糾晉書傳咸奏曰司隷中丞得糾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所未譬朝廷無以易之

百僚未憚山公啓事曰御史中丞刁攸舊人年衰百僚未甚為憚坐治政事故尚書可也

周浚有才用又曰御史中丞周浚有才用也

孔顗有才能又曰孔顗有才能果勁不撓以為御史中丞詔可之

寬而不縱晉書曰侯史光字孝

明太始初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

彈奏不畏强禦 晉中興書曰鄧隗為御史中丞劾奏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事雖被寢王氏深忌嫉之隗之彈奏不避強禦皆此類也

奏劾少府穢濁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遷御史中丞奏劾少府夏侯陵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委以家計令工匠竊盜官物附益於私所營惟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無以為訓奏上免陵官

威而不尅 臧榮緒晉書曰庾峻為御史中丞威而不尅

增奏彈夜警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元愉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明日桓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尚

法鞭儲傳梅陶自序曰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其枉道曲媚乎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讌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中司獨坐執憲提綱糾職周禮奏劾贓吏事文類聚曰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鯁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汚杲收劾之中書舍人黄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荅武帝聞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荅曰不識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簪裾預燕南史曰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燕者殷芸到溉劉孺顯劉孝綽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乞弛鹽禁肆考曰魏宣武朝中尉甄琛言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

摧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口腹而不及四體也乞弛鹽禁與共之魏主從其言

奸贓縮氣 唐本傳魏謩遷中丞發杜中立奸贓威權縮氣

自辟三院 通典曰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獨孤朗為中丞時崔沔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授朗拒不納

多所駮異 肆考曰唐竇參為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與語天下大事或沒大議帝深器之然多與宰相駮異

餘慶下人 唐鄭餘慶遷御史中丞務謙謙下人常引御史坐與論議

宣慰淮西 肆考曰唐憲宗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御史中丞裴度為行營宣慰察兵形勝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

內外肅清 唐本傳曰牛僧孺遷中丞按治不法內外肅清

宣慰河北 肆考曰唐武宗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

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詆訶紛然 唐李紳為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乃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後果不相下詆訶紛然遂兩罷之

平直無枉 十國志曰南唐高文蔚持憲平直無所阿枉

封識宛然 綱目曰宋太祖聞中丞劉溫叟清介遣吏以錢五百千賜之溫叟受之封於西舍次年重五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聳聞風采 言行錄曰宋孔道輔為中丞論廢郭后事天下聳聞風采

論崇節儉 事畧曰薛奎仁宗朝拜御史中丞上疏論崇節儉屏聲色

乞立根本 歸田錄曰宋仁宗嘉祐中以包拯為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徐當議之

彈新參偏見 聞見錄曰

熙寧間王安石初拜參政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司馬光亦將侍講適英於路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何論之獻可曰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置之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未幾安石變法百姓騷然光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

豐稷讀傳

九朝通略曰宋豐稷為中丞宦官寢戚稷懷唐書上殿為讀仇士良傳數行上曰已諭之矣稷偽不聞讀畢

不求福報

歸田録曰宋淳熙中以黄治為御史中丞治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何瑋死義

元本傳曰何瑋授御史中丞成宗崩丞相阿古台奉皇后旨集羣臣議祔廟及攝政事瑋難之阿忽台變色曰中丞謂不可行獨不畏死耶瑋從容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

不嚴

而肅元列傳曰董士選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威素著不嚴而肅凜然有大臣風

論救納琳元本傳曰多爾濟拜御史中丞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多爾濟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為卿宥之左遷為昌平令朶兒只又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朶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風采凜然明名臣記曰吳納字敏德常熟人洪熙中歷陞南京院僉副都御史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沮

宣布恩威吾學編曰楊信民新昌人正統間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信民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

御史中丞五

原詩梁劉孝綽贈任中丞詩曰步出金華省遥望承明廬壯哉宛洛地佳麗實皇居虹蜺拖飛閣蘭芷覆清渠白雲夏峰盡青槐秋葉疎但顧長門暇酌醴焚枯魚隋江總贈孔中丞奐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聞鵲欲動詠披霧即依然疇昔同寮寀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宦高清簡肅權豪誰知懷九歎徒然泣二毛　增唐楊巨源送裴中丞出使詩曰

一清淮甸假朝綱金印初迎細柳黄辭闕天威和雨露出關春色避風霜　又上裴中丞詩曰六年西掖弘湯誥三捷東堂總漢科政引風霜成物色語回天地到陽和清威更助朝端重聖澤曾隨筆下多　劉禹錫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詩曰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捧德音面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雞林　柳宗元詩曰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墨亂宮鵶　方干上杭州杜中丞詩曰昔日雄才登上第今將

重德荅明君苦心多為安民術援筆皆成出世文寒角細吹孤嶠月秋濤横卷半江雲掠天逸勢應非久一鶚那棲衆鳥羣　宋楊億詩曰際曉乘騶入九逵内朝簪筆坐前墀天家御史非凡格曾向崑崙服紫芝　元貢性之和中丞馬伯庸贈别詩曰江南驛使路遥遥遠赴龍門看海潮桂殿且留脩月斧銀河未許渡星軺隔花立馬聽更漏帶月鳴珂趂早朝祗恐淮南春色動萬竿煙雨緑相招

增制唐蘇頲行崔沔御史中丞制曰純至之心求忠出孝精微之用博學多文故能清以激貪靜而鎮躁頃攝官持憲履繩緒墨臨事不詘在公則聞宜正三獨之名以光二丞之秩　孫逖行蕭諒御史中丞制曰直道有恒澄心不撓果斷之用操利器於筆端通明之識置煩文於度外所歷清要必聞聲實將求獨坐更佇兼才斯正色於準繩俾生風於臺閣　常袞行張獻恭御史中丞制曰正以居業直以輔仁行三復而無玷剛百鍊而

不缺階歷要重發揮刑政分總戎詰禁之柄處導風宣俗之長交脩文武儔諸古人而貞方侃然清峻自處端本靜末未嘗及私固可以準繩朝廷課第郡國入正二丞之列俾分三獨之尊　張九齡行盧絢裴寛御史中丞制曰盧絢等動有風規成禮樂之度行為操準是衣冠之則頃登臺閣載光天地可以軌儀三獨端肅百僚繩糾所歸澄清斯在宜展舉能之効俾申執憲之誠白居易行薛存誠御史中丞制曰庶官之政得人則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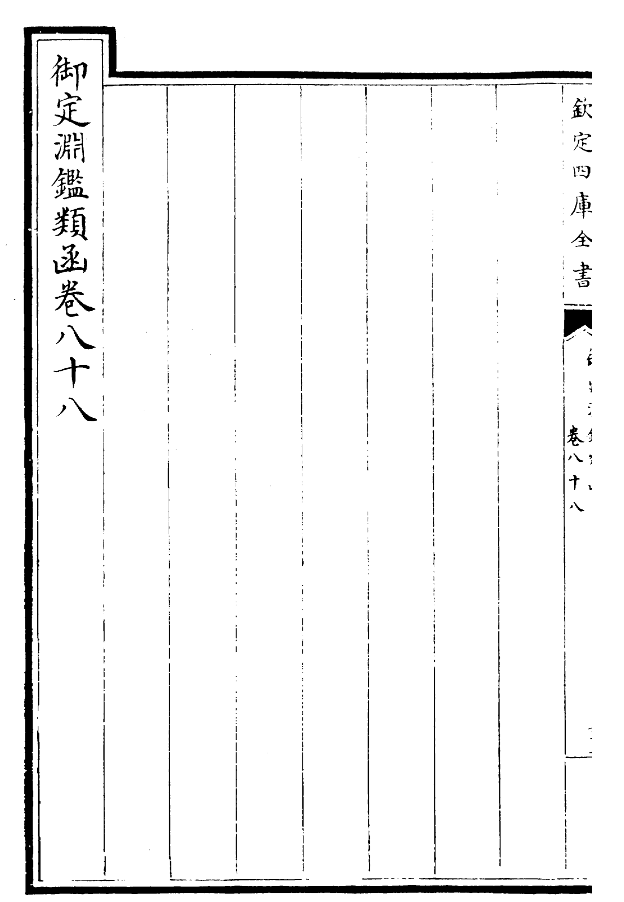
況中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内外蓋一職脩者其斯任之謂與給事中薛存誠選自郎署列於左曹居必静專言皆讜正章疏駁議多所忠益可以執憲立於朝端況副相方缺臺綱是領糾正百官爾得專之夫直而不絞威而不猛不附上而急下不犯弱而違强率是而行號為稱職敬服斯命往其懋哉

原箴晉傅咸御史中丞箴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

自朂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煌煌天文衆星是環妥立執法其暉有渙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蹇蹇匪躬是曰王臣旣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搆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僚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慚於色得罪天子內

省有愆是用作箴惟以自敕　卞敬宗司直箴曰惟茲
憲臺皇威斯翼昔有二鮑豪彊屏息良臣獻箴敢告司
直
增表北齊司馬子端為中丞遐御史表曰周興鐵柱漢
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
萬里入則糾劾百僚揚搉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
朔價重漢南謇謇清風翩翩抄技心焉靡石直也如絃
宋呂中丞辭免中丞表曰臣品出中下能乏寸長嗣

承閥閱之基粗知仁義之訓惟堅信道不悟違時出入諫垣者九年遷謫麾符者四郡向因陛見得近天光被聖訓之垂褒為孤忠而有立自惟踈遠之迹曷勝特達之知一身至微萬死寧報匪圖簡拔益厚恩輝旋自内朝之班進陟中司之任不離言職更踐清除行匪風節之著聞言厭搢紳之緒論憂畏之甚啓處靡遑


御定淵鑑類函卷八十八

謹案卷八十八第十三頁後三行華善舊作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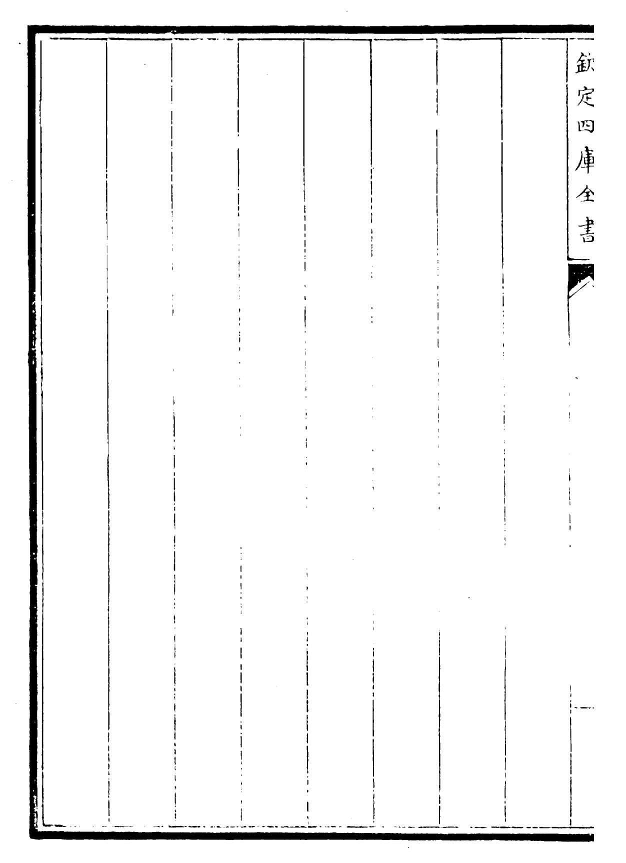
二十六頁後二行姜衛舊作相威　又六行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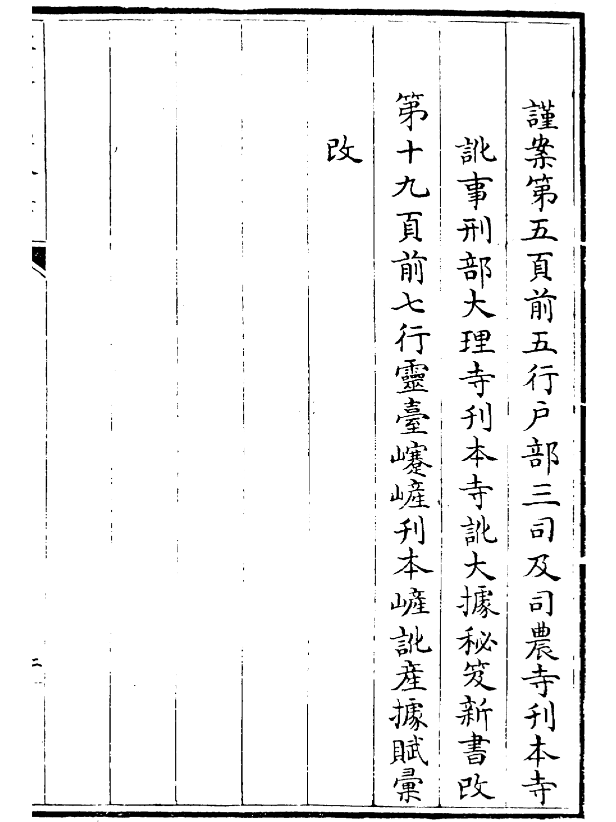
濟舊作星吉　四十九頁前七行伊埒布哈舊

作月魯不花　五十七頁前七行阿古台舊作

阿忽台又五十七頁後二行納琳舊作納璘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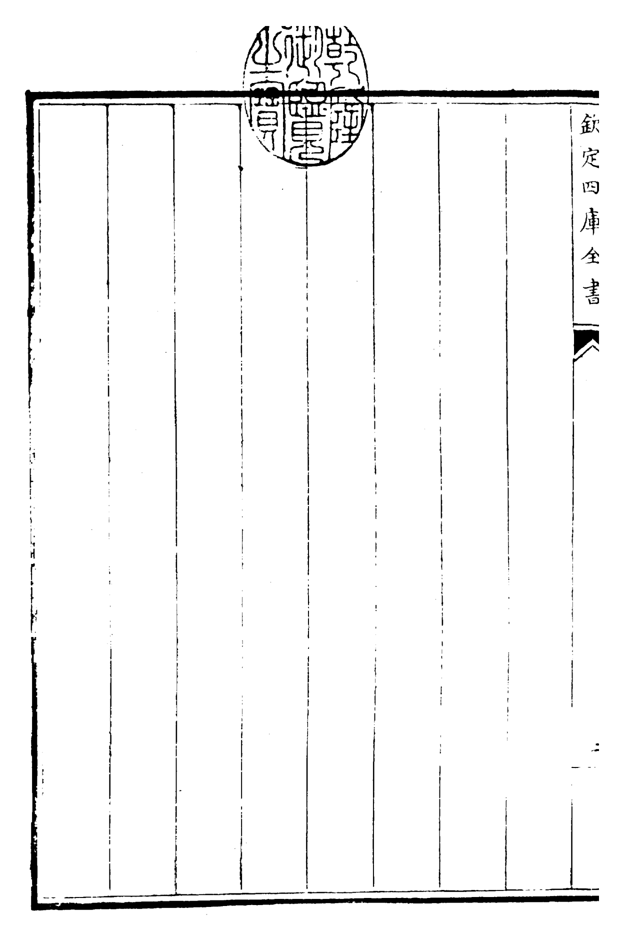
改後倣此





謹案第五頁前五行戶部三司及司農寺刊本寺訛事刑部大理寺刊本寺訛大據秘笈新書改

第十九頁前七行靈臺巙峌刊本巙訛産據賦彙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文明